

文  
獻  
叢  
編

第  
二  
十  
二  
輯



清

代

玉

牒

之

頁

第

二

女

嘉慶九年甲子十一月二十日卯時娶妻張氏張四虎之女所出道光十七年正月嫁達郎武特氏守備霍雙武

第

三

女

嘉慶十三年戊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丑時娶妻張氏張四虎之女所出道光十二年四月嫁烏拉罕氏肇祐式長治

達桑阿

女三

第

一

女

嘉慶十三年戊辰六月六日子時娶妻王佳氏興泰之女所出嘉慶二十年己亥六月十四日巳時卒年八歲

第

二

女

嘉慶十九年甲戌閏五月初十日丑時娶妻王佳氏興泰之女所出嘉慶二十年己亥三月初十日巳時卒年二歲

第

三

女

嘉慶二十年乙亥十一月二十六日亥時娶妻王佳氏興泰之女所出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卒年三歲

那丹珠

女一

第

一

女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十二月初五日寅時娶妻伊爾根覺羅氏哈福納之女所出嘉慶十三年戊辰五月初七日辰時卒年二十歲

(質玉) 寶之念耄徵八



文獻叢編第二十二輯目錄

清代玉牒 照片

八徵耄念之寶 照片

苗沛霖事件 軍機處檔

漕運總督袁甲三奏苗沛霖非真心效順請將其擒獻之陳玉成就地正法片

勝保札調苗沛霖赴援京畿文稿

勝保致苗沛霖信稿

苗沛霖覆勝保信稿 附賣寶器賞軍論及感懷詩

內務府掌儀司轉禮部等所奏經筵儀注知會

內務府檔 等部奏經筵儀注摺

內務府爲莊頭等一年差務成數題本

內務府檔

明兵部關於「奴」「夷」事件續

內閣大庫檔

兵部爲密奏夷情事奏稿 執行稿

崇禎十一年三月初九日

兵部爲東奴西插久伺及晉邊兵單等事奏稿 執行稿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兵部爲奴復東來撲哨近邊等事題稿附行稿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兵部爲安插犒賞通密援兵等事行稿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兵部議覆賀鼎奏虜情叵測願假便宜決策事題稿附行稿 崇禎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兵部爲盤獲奸細事行稿 崇禎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英繙譯官馬嘉理在滇被戕案

續軍機處檔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雲南兇案須有英官協同澈底根究照會 光緒元年六月初十日

英欽差威妥瑪詳述英柏副將在滇省被中國官兵攔擊及馬繙譯官被害之各情形照會

光緒元年七月二十日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馬嘉理被戕一案必須懲辦主令調兵攔擊之人照會 光緒元年七月三十日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將所見滇省兇案各端陳明英丞相照會 光緒元年八月十八日

英欽差威妥瑪致謝函允將持有護照英官在滇被擊各端具摺陳奏照會 光緒元年九月初七日

英欽差威妥瑪照復接悉滇案摺諭並派使面陳未解之處照會 光緒二年正月初五日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辦理滇案中隨同遇害中國幕賓恤金事照會

光緒二年正月初八日  
附辦理滇案中隨同遇害中國幕賓恤金一事之關繫文件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格參贊赴滇取道川省一節原屬李中堂所指照會

光緒二年二月初九日  
附駐津英領事宜詳文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將英丞相咨復滇案之來文譯漢送閱照會

光緒二年二月十一日  
附英丞相咨文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滇案馬君斃命原屬偶附歧節中國京外大吏堅執外攘之議爲巨案

之源照會 光緒二年四月初八日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關於滇案之李欽差摺內所具各詞及滇省提案碍難視爲妥協照會

光緒二年四月二十日

英欽差威妥瑪請將滇案之岑毓英摺文及李珍國等稟詞等件一併抄示照會

光緒二年五月  
月初四日

英欽差威妥瑪聲述優待駐京大臣改訂貨稅章程及滇案各事照會

光緒二年五月十六日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滇案議辦之事不能妥協擬即起程赴滬照會

光緒二年五月十六日

英欽差威妥瑪請將未允提解滇案官民來京候詢之事備文見復照會

光緒二年五月十六日

英欽差威妥瑪再請將未允提解滇案官民來京候詢之事備文見復照會

光緒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英欽差威妥瑪請將滇案各官紳是否提京審訊之處及早示知照會

光緒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將滇案擱置緣由咨報本國照會 光緒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因滇案未結勉爲稍遲赴滬並抄送致李中堂信底照會

光緒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英欽差威妥瑪致李鴻章函底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前議具奏滇案摺稿及補救商務各條未協之處照會

光緒二年閏五月十三日

英欽差威妥瑪知照英丞相願滇案及早辦結應如何咨報本國之處請示悉照會

光緒二年閏五月二十六日

附文獻館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工作報告

## 苗沛霖事件 軍機處檔

按苗沛霖在清咸同間，與清廷及太平天國兩方均有關係，清史稿勝保袁甲三二傳，曾述及之，袁甲三傳言之較詳，傳云：

「練總苗沛霖者，鳳臺諸生，健猾爲閭里雄，以團練功累擢川北道加布政使銜。……甲三屢羈縻之，用以牽制捻匪。勝保尤信用沛霖，沛霖亦深與結納，心懷反側，憚威不敢猝發。至是藉口其練勇被害，據懷遠，圍壽州，巡撫翁同書爲所劫持殺。……遣其黨苟愬開犯河南，受粵匪封職。……同治元年，……陳玉成走壽州，投苗沛霖，執送勝保軍誅之。於是勝保爲沛霖乞恩免罪，責勦擒自効。佯奉命而倔僵如故，甲三策沛霖終爲患，疏陳大勢，先勦羣捻次沛霖。……復奏苗練終難就撫。……二年春，沛霖復叛」。

是袁甲三對苗本不信任，而拔用最力者，厥惟勝保。今本館整理軍機處奏摺，發現與此事有關之奏片一件，札文抄單一件，信稿抄單二件，頗足証明袁勝兩方對苗之態度，及苗本人之表示，茲爲分別考明如次：

一奏片 原題有袁甲三字樣，蓋爲軍機處歸檔時所書。就其內容觀之，知是苗沛霖擒獻陳玉成解赴勝保軍營時甲三所奏主張殺陳玉成而並防苗沛霖者。文中無紀年。按袁甲三傳苗沛霖擒獻陳玉成在同治元年。

二札文 首有「謹將咸豐十年八月十八日調苗沛霖帶練赴援文稿鈔呈御覽」字樣，當是英法聯軍進逼京畿調苗赴援時事，但不具發文人姓名，文中云：「本大臣左頰左腿連中二傷」，按是時帶兵大臣受傷者爲勝保，（見勝保傳）故知此爲勝保致苗沛霖之文稿。然按文首語意，似爲咸豐十年以後所鈔錄，則爲同治元年勝保爲沛霖乞恩免罪時追錄進呈者也。

三咸豐十一年三次給苗沛霖信稿此信稿與札文同例，雖不具發信人姓名，而信中有「現又具摺力陳，代白足下心事，仰求恩命曲予矜全，當可特邀曠典，但目今偏天下之人，異口同聲，無不指苗練爲口實者，獨僕一人力排衆論，事前旣稱足下之忠，至今猶辨足下之枉」。等語，爲勝保無疑。清史稿勝保傳載：「苗沛霖……心實叵測。詔詢曾國藩官文李續宜袁甲三等，皆主勦，獨勝保一意主撫。……力

言沛霖無他。」証諸此信稿，語頗吻合。

四苗沛霖信稿 不具收信者姓名。信首稱師帥，信尾自稱門生，與勝保信中「僕與足下師弟情深」語正合，此信爲苗沛霖覆勝保者無疑。復查此信所附感懷詩之前，有「壬戌中元節後二日」語，又知此爲苗沛霖同治元年覆勝保者也。

漕運總督袁甲三奏苗沛霖非真心效順請將其擒獻之陳玉成就地正法片

再聞狗逆陳玉成經苗沛霖解赴勝保軍營勝保擬派員押送進京自係一面具奏一面起解如何奉旨想聖明自有權衡臣查狗逆縱橫竄突擾亂江淮原屬兇悍一旦就擒盡法懲治誠足申天討而快人心惟並非粵賊正首亦不在起事老賊東西南北翼五王之列又非上年李開方等直犯畿輔逼近都門之可比近日粵逆僞王號不可勝數張落刑且封沃王苗沛霖亦封奏王其不甚愛惜已可概見况該逆僞王業被洪逆革黜誠如聖諭已爲金陵逆首所不容蓋已見絕於粵逆矣此次楚皖各軍併力追勦雖擒斬逾萬而未能將該逆生

擒亦未能將該逆陣斬追近壽城因苗黨尙多未便輕入虎穴誠爲遺憾苗沛霖本與狗逆勾結迨見其勢窮力竭且有追兵在後不容肆其奸謀始背約獻之以爲掩罪冒功之計並收其餘黨以爲羽翼其居心實爲狡詐若謂苗沛霖真心效順設計誘擒當該逆敗竄壽州城下何不約會官軍前後夾擊一網打盡乃留守之李春和先將該逆請入城內名爲誘擒實陰加保護蓋未知苗沛霖將何以待之是以遠道請示耽延數日始行捆獻此理甚明尤不可受其欺蒙也勝保旣擬解送進京勢必極力鋪張爲苗沛霖免罪地步惟以被勦路窮之賊且已爲粵逆所屏棄遽爾俘獻闕廷辱我國體臣恐受苗沛霖之玩弄貽譏於天下後世並不免爲粵賊所竊笑也實斷斷不可應請明降諭旨無論解送狗逆行抵何處卽就地正法庶不致壞朝廷之尊而示天下以不廣也體制所關臣未敢緘默謹附片密陳伏祈留中以免傳播臣不勝悚切之至謹奏

勝保札調苗沛霖赴援京畿文稿

謹將咸豐十年八月十八日調苗沛霖帶練赴援文稿鈔呈御覽

札川北道苗道知悉照得逆夷犯順蹂躪京畿本大臣奉命視師親統禁兵與賊決戰本月初七日在通州八里橋地方親督各軍鏖戰兩時之久正在得手間不料逆夷鎗礮過密飛子洞穿坐騎兩匹本大臣左頰左腿連中二傷昏暈落馬各弁兵以主帥受傷護送歸營登時撤退本大臣於眩瞀痛楚之中切齒仇讐猶欲奮身赴鬪爲諸將力勸而止嗣因傷病大發不得已乞假半月調治一面奏請飛召外援以資夾擊本月十三日奉到寄諭勝保奏請飭下袁甲三等各於川楚勇中共挑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尅日赴京等語逆夷犯順奪我大沽礮臺占據天津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屢失利都城戒嚴情形萬分危急現在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國藩袁甲三各選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卽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於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者數千名卽派副將黃得魁遊擊趙喜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傅振邦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妥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尅日赴京交勝保調遣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

有殷盼大兵雲集迅埽逆氛同膺懋賞等因欽此遙計各路軍營俱已奉到明詔現在夷氛密邇盤踞定福莊三間房一帶時出游逸距都僅二十餘里雖

親大學士王瑞

僧

等馬步各營星羅棋布然屢挫之餘難於言戰本大臣臨臥奮興每

食不飽歎歎中夜痛苦如忘本日已具摺銷假專盼新兵到來力疾裹創提兵

血戰與賊誓不兩立矣我國家養士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固結人心凡有血氣

之倫孰不同仇敵愾矧該道爲本大臣所素知之人拔諸千萬人之中置諸千

萬人之上擔圭曳組顯姓揚名試問非荷皇上天恩何以致此水源木本之謂

何爾道其肯忘報乎夫不調他練而必調該道之練不召他將而必召該道等

之將皇上之待該道隆乎否乎本大臣之信該道誠乎否乎該道等定當鼓舞

奮興爭先滅賊也該道等果能仰體皇上宵旰之憂及本大臣期望之意裹甲

疾趨志殄巨寇非惟俟封可卜且亦獲佑於天如其瞻望徘徊沿途騷擾臨事

退縮不但國法具在且亦必受冥誅雖該道等斷不至此然本大臣一片苦衷

不得不先爲大聲疾呼殷殷誥誠至軍行口食需用浩繁本大臣業已代爲籌

及已咨明安徽撫院翁無論何項銀兩先爲籌給並飭令直隸河南山東各地  
方官按章照發口糧該道等務當約束練丁晝夜趲程不得如尋常徵調按站  
徐行更不得稍有逗留滋擾須知非時勢危急何至千里徵兵遲速早晚之間  
事機每判霄壤故先至者爲首功後期者有厚罰其各軍經過地方稍有格外  
苛求故意騷擾卽非皇上命本大臣安內攘外之意皆爲法所不貸合行札飭  
札到該道等務各精選壯練配齊鎗礮旗幟器械兼程馳赴尅日來京諸軍一  
到本大臣卽當親執桴鼓爲士卒先勞逸甘苦與諸將士共之果能仰仗皇上  
天威削平醜類飲至策勳使他日史冊書曰皆該道之功也豈不美哉嗚呼事  
至勤王湯火在前所不恤斷於同室結縷往救則已遲其各凜遵毋違特札

勝保致苗沛霖信稿

又咸豐十一年三次給苗沛霖信稿鈔呈御覽

雨三賢友足下月前手泐一函諒邀英盼久未接到來書深爲系念今春直東  
教匪滋事占踞八九州縣蔓延千餘里人數之衆不下數十萬由於習教已久

萌蘖已深一旦迫發幾不可遏且其僭號分旗鐫刻僞印叛跡大張志不在小  
幸僕自夏初勦辦兩月以來每戰必捷連破賊巢數十座克復館冠莘朝觀五  
城生擒逆首僞聖主張善繼并其僞大元帥張善楨左臨明張殿甲及張善繼  
之母女二子等並陣斬逆首楊汰程敬書埽穴擒渠所向克捷指日即可肅清  
河北綏奠直東頃蒙皇上軫念皖省瘡痍命僕督師皖豫交秋仲卽當統率大  
兵星馳南下晤談在邇尤慰所懷惟僕與足下師弟情深迴殊恆泛近來足下  
舉動旁人嘖嘖頗有繁言大抵英雄行事原不計流俗之毀譽卽僕亦豈以人  
言毀譽爲憑然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亦屬可畏僕於足下固信其心而不繩其  
迹然足下之心跡可以取信於僕亦必須取信於天下方爲不負所學至於前  
次足下來書以蔡子英自矢僕竊謂不然我朝深仁厚澤二百年來浹於民心  
者至深且固小醜跳梁雖經十載然亦不過偶爾運數使然現在夷人震僕之  
虛聲而全行入海教匪經僕之剿辦而悉就斬擒以此卜之亂極治生天心厭  
禍此其時矣賊勢萬不難殄滅國本萬不至動搖亦何至如蔡子英之事足下

無庸鰥鷄過慮也足下屢次來書望僕以一至皖疆同平粵捻茲幸河北肅清  
僕得以督師南下足下已大慰所懷其鄆鉅一帶自有僧邸任之僕未便與聞  
也至足下此刻如何整齊團練如何協助官軍必已預爲部署待僕之來當必  
有以助我者又不僅止於蠲忿釋仇已也把晤非遙諸可面罄手此奉問近祺  
不一再此次生擒逆首雖由士卒用命實亦天奪其魄尤可笑者起獲僞印一  
有興漢滅胡字樣一有掃清立明字樣其逆母竟稱老皇太該逆自稱黃天聖  
主可謂狂悖已極今幸生擒想足下當亦同快也再頃有人自皖中來談及足  
下部曲竟有已經蓄髮者僕聞之大不謂然果爾則是不獨有愧於蔡子英且  
將貽笑於李世忠遑問天下後世乎夫僕之於足下略其小節而取其大端而  
足下之與賊爲仇亦矢其初心而行其素志若竟一旦後先異轍竊爲足下惜  
之況足下率衆均糧而人之怨而不怒者以其名正言順故耳若忘朝廷恩義  
而隳前日事功吾恐所部之人稍明大義者必將有以議其後矣更爲足下危  
之僕於足下相知甚深知其斷不出此或傳之非其真耶抑暫示權宜別有作